

□ 记者 徐荔

二十多年前因为暴力犯罪入狱，回归社会后成了一名玉雕“匠人”，用在监狱学到的技艺和知识养家糊口，力所能及地回馈社会，开办的工作室还承担起了“摆渡”刑释人员的责任……

日前，记者来到青浦监狱爱生回归（美工）驿站，同时也是一家玉雕工作室，听工作室的主人徐磊（化名）说说这些年的蜕变与新生。

差一点就放弃了玉雕

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工作室、两台玉石雕刻机、两位“助手”、一位贤内助……这是在徐磊的玉雕工作室看到的，似乎很普通，对他来说却是来之不易，格外珍惜。

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冲动，改变了徐磊和被害人的一生，他说“那是一个很大的教训”。2002 年，二十出头的徐磊开始了在青浦监狱服刑的日子。由于年纪轻、刑期长，加之性格冲动、心浮气躁，服刑初期，徐磊走过一段改造“弯路”。好在经过民警的教育引导，徐磊有所醒悟，还报名参加了监狱开办的书画学习班，他的心在学习中逐渐“静”了下来。

经过近 11 年的勤学苦练，徐磊练就了一手漂亮的书法，也可以以极大的耐心誊写《道德经》。他的突出表现让民警刮目相看。

“有警官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再提升自己，有没有考虑过未来的生活？说实话，我那时候什么打算都没有。”徐磊回忆，“当时警官建议我可以再学习其他技艺，所以在 2013 年，在监狱爱生网上看到玉雕工作室招学员的时候，我就报名了。”

徐磊说，即使当时报名玉雕也只是因为“好玩”，并没有将玉雕和自己未来的生活关联在一起。直到被选拔进入玉雕工作室，得知被监狱请来上课的都是玉雕界的“大师”，学习后通过考试还能获得相关证书，他才意识到这有可能成为自己重回社会后的一块“敲门砖”。

在玉雕工作室整体氛围带动下，徐磊开始投入地学习玉雕，但玉雕并非他想象的那么容易，“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已经很不错了，结果跟人家一对比，就没信心了。”一段时间后，徐磊开始打退堂鼓，但这样的苗头被他当时的主管民警倪力立发现并“掐灭”了。说有关玉雕的人生道理，举那些因为玉雕而成功创业的刑释人员例子，倪力立反复劝徐磊好好坚持。

“现在是很感谢队长的，幸好当时没有放弃。”徐磊由衷地说。

陷入困顿时得“一臂之力”

获得初级玉雕师证书，与他人合作的作品荣获第八届上海市玉龙奖评比大赛优秀作品奖……经过三年多的学习，徐磊算是“出师”了，他也在 2016 年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家人身边。

这些年，除了对被害人感到亏欠，徐磊最愧疚的人就是父母。案发后，父母震惊于儿子的所作所为，但还是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方面表示歉意、进行赔偿，还每个月都会去监狱亲情会见。那时交通不如现在便利，从家到青浦监狱，单程就要近三个小时。

徐磊还记得有一年的夏天特别热，持续多个高温天气，在那个夏天的一次亲情会见时，他在等候室迟迟没有听到民警叫自己的名字，“说好会来，怎么还不来？”他焦急等了好一段时间，才终于被点到名见到父母。

“见到的时候才知道，他们晚来是因为中暑了，那一刻的心情真的……”徐磊拍了拍心口的位置，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已经十几年不曾陪在父母身边，徐磊不想再离开他们，既是弥补歉疚，也是为了不留遗憾。所以，当徐磊刑满释放后，经过与家人商量，得到他们的支持后，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门面店，做起了玉石加工的生意，真正用在监狱学到的技艺，自力更生。

靠着过硬的技术和周围人的口口相传，徐磊的生意一开始还不错，满足温饱没有问题。但是渐渐地，他就遭遇进货渠道不畅、商品品种稀缺等瓶颈，生意陷入困顿。

在徐磊一筹莫展之际，一直关注他出狱后生活的监狱方面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，通过整合社会资源，推荐徐磊加入上海宝玉石协会。徐磊也挺争气，通过了重重考察，成功成为了会员单位，而这为他拓宽了经营渠道。同时，通过监狱方面介绍，徐磊继续得到玉雕海派大师的艺术指导，对他的工艺精进、生意经营都有极大帮助。

渡过经营难关后，徐磊成立了自己的个人玉雕工作室，生意和生活都逐渐走上正轨。

因双向奔赴开始的“摆渡”

“虽然有波折，但是在监狱方面的帮助下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，可以安身立命。”徐磊充满感激，因此，当青浦监狱提出尝试将他的工作室作为回归驿站，接收有玉雕技艺的刑释人员的时候，徐磊爽气地应下了，“我知道回归社会后的不容易，我的经验可以给他们借鉴。”

2019 年，尝试接收第一位刑释人员，2022 年挂牌正式成为青浦监狱“产学研”一体化矫正项目“爱生回归（美工）驿站”，前后共

白渡渡人，玉雕工作室里的『摆渡人』

有五名刑释人员在徐磊的工作室“过渡”。徐磊负责他们的吃住，带他们熟悉社会环境，将来料加工的活分给他们做，给与指导和酬劳，还不吝啬地教他们如何经营玉石加工生意。度过半年到一年适应期，“摆渡”完成，有人找到其他工作机会，有人回到老家也开了玉雕工作室，还有人家生意和玉雕生意两不误，都有了新的开始，稳定生活。

目前，徐磊的工作室尚有一位还在回归适应期的“助手”阿辉（化名）。

阿辉是和徐磊一起开始学玉雕的，他擅长雕刻动物，尤其喜欢雕刻自己的属相——龙。

2023 年，当看到作为回归人员代表回监狱宣讲的徐磊时，阿辉有点

惊讶，“没想到他真的把玉雕做成了生意，还做得那么好。”于是，当民警告诉他有机会在刑满释放后到徐磊的工作室“过渡”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到了工作室，阿辉才知道，其实要把这项生意做好也没那么容易，首先自己的技艺就要过关，他开始有点后悔当时在设计学习方面的懈怠。为了“赶上进度”，阿辉主动加强设计方面的学习，雕刻的速度也比之前提高不少，如今几乎也能独当一面。不过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，阿辉还在慎重考虑中。

而除了阿辉，徐磊还有一个“助手”，是他收的徒弟。

两年前，机缘巧合下，徐磊认识了徒弟的家人并日渐相熟，后来在一次闲聊中，对方提出能否让孩子跟着徐磊学玉雕。原来，这个孩子无心念书，初中毕业后就无所事事，担心孩子再这么闲下去就废了的家人看到徐磊的手艺后，冒出了让他拜师学艺的念头。

想到自己年少时的经历，徐磊也不愿一个孩子就这么荒废青春，甚至有走上歧路的可能，于是在了解了孩子的性格及对玉雕的兴趣后，与孩子和他的家人“约法三章”，收了孩子做徒弟。经过两年多的悉心教导，徒弟也已经成为徐磊的得力助手。

“也算是为化解家庭矛盾、保护青少年贡献一点力量了。”徐磊调侃。实际上，徐磊的确已经成了社区平安建设的一环，除了“摆渡”刑释人员，他还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乡村文化建设贡献作品、为居民普及玉石真假鉴别知识、上公益书法课……

“我得到了监狱、社会那么多的帮助，我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回报、回馈。”徐磊说，“社会需要，我也愿意，这是一场双向奔赴。”

记者手记 >>>

走访徐磊的玉雕工作室时，负责相关工作的民警倪力立和曹政也一同参与，不时补充徐磊的讲述，关心他和阿辉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通过他们的讲述，记者尤为感触的是，都说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”，监狱民警当然不是服刑人员的父母，但在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时候，也会考虑他们的未来，尤其是会不会因为思想偏差、生活困窘而再次重蹈覆辙？为此，监狱方面做了很多努力，“产学研”一体化项目就是其中之一。

而与其说有近 30 年历史的青浦监狱玉雕项目“盛产艺术家”，不如说是“盛产改头换面的人”。玉雕，雕的是玉，琢的是人心、人生。玉雕工作室也好，其他技艺学习也罢，监狱毕竟不是真的培训学校，如若没有悔过的真心、重新开始的决心和敬畏法律之心，不可能学好一技之长，也不可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。

徐磊现在的稳定生活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庆幸他的父母没有放弃，庆幸监狱和社会各界共同帮助，也庆幸他自己及时悔悟并抓住机遇，还用一颗感恩之心予以回报。但毕竟这些“幸”的背后有太多“不幸”，如果可以穿越时空，他一定会悬崖勒马，做一个始终陪伴父母的儿子，一个自由自在没有标签、没有负罪感的普通人。